

随便翻翻

鲁 迅

我想讲一点我的当作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但如果弄得不好，会受害也说不定的。

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 第一本读的是《鉴略》 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 对字 这是做诗的准备 的课本之外 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 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 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 于是翻来翻去 大目的是找图画看 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 书在手头 不管它是什么 总要拿来翻一下 或者看一遍序目 或者读几叶内容 到得现在 还是如此 不用心 不费力 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 觉得疲劳的时候 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 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 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 略谈一下 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 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还有一种很容易到手的秘本 是《四库书目提要》 倘还怕繁 那么，《简明目录》也可以，这可要细看，它能做成你好像看过许多书。不过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心他自己就没有看；只开几部的较好，可是这须看这位开书目的先生了，如果他是一位胡涂虫，那么，开出来的几部一定也是极顶胡涂书，不看还好，

一看就胡涂。

我并不是说，天下没有指导后学看书的先生，有是有的，不过很难得。

这里只说我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 以为这么一来 就“杂”！“杂” 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账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 吃够一家 看一本旧历本 写着“不宜出行 不宜沐浴 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 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 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 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产生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 某先生的体重 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讲扶乩的书 讲姨子的书 倘有机会遇见 不要皱起眉头 显示憎厌之状 也可以翻一翻 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 已经过时的书 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这也有点危险，也就是怕被它诱过去。治法是多翻 翻来翻去，一多翻 就有比较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 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 他就死心塌地 明白了。

“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但这样的好东西，在中国现有的书里，却不容易得到。我回忆自己的得到一点知识，真是苦得可怜。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 元朝 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汗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了，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但如果他专讲天王星，或海王星，虾蟆的神经细胞，或只咏梅花，叫妹妹，不发关于社会的议论，那么，自然，不看也可以的。

我自己，是因为懂一点日本文，在用日译本《世界史教程》和新出的《中国社会史》应急的，都比我历来所见的历史书类说得明确。前一种中国曾有译本，但只有一本，后五本不译了，译得怎样，因为没有见过，不知道。后一种中国倒先有译本，叫作《中国社会发展史》，不过据日译者说是多错误，有删节，靠不住的。

我还在希望中国有这两部书。又希望不要一哄而来，一哄而散，要译，就译他完，也不要删节，要删节，就得声明，但最好还是译得小心，完全，替作者和读者想一想。

十一月二日

（选自《鲁迅全集》六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闭户读书论

周作人

自唯物论兴而人心大变。昔者世有所谓灵魂等物，大智固亦以轮加为苦，然在凡夫则未始不是一种慰安，风流士女可以续未了之缘，壮烈英雄则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是现在知道人的性命只有一条，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只有上联而无下联，岂不悲哉！固然知道人生之不再，宗教的希求可以转变为社会运动，不求未来的永生，但求现世的善生，勇猛地冲上前去，造成恶活不如好死之精神，那也是可能的。然而在大多数凡夫却有点不同，他的结果不但不能砥顽起懦，恐怕反要使得懦夫有卧志了吧。

“此刻现在”，无论在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论者都是一个危险时期。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正如噎隔患者肚里的“痞块”一样，你如没有法子把他除掉，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那么，有什么法子可以除掉这个痞块呢？我可以答说，没有好法子。假如激烈一点的人，且不要说动，单是乱叫乱嚷起来，想出一口鸟气，那就容易有共党朋友的嫌疑，说不定会同逃兵之流一起去正了法。有鬼论者还不过白折了二十年光阴，只有一副性命的就大上其当了。忍耐着不说呢，恐怕也要变成忧郁病，倘若生在上海，迟早总跳进黄浦江里去，也不管公安局钉立的木牌说什么死得死不得。结局是一样，医好了烦闷就丢掉了性命，正如门板夹直了驼背。那末怎么办好呢？我看，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

烦闷。不过这如不是圣贤 只有做官的才能够 如上文所述 所以平常下级人民是不能仿效的。其次是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抽大烟，讨姨太太 赌钱 住温泉场等 都是一种消遣法 但是有些很要用钱 有些很要用力 寒士没有力量去做。我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个方法 这就是“闭户读书”。

记得在没有多少年前曾经有过一句很行时的口号，叫做“读书不忘救国”。其实这是很不容易的。西儒有言 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追两兔者并失之。幸而近来“青运”已经停止 救国事业有人担当 昔日轱辘体的口号今成截上的小题 专门读书 此其时矣 闭户云者 聊以形容 言其专一耳 非真辟礼则不把卷 二者有必然之因果也。

但是 敢问读什么呢？《经》 自然 这是圣人之典 非读不可的 而且听说三民主义之源盖出于《四书》 不特维礼教即为应考试计 亦在所必读之列 这是无可疑的了。但我所觉得重要的还是在于乙部 即是四库之史部。老实说 我虽不大有什么历史癖 却是很有点历史迷的。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 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 现在是如此 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 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 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 画得特别庄严点 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分地保存真相 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 叹遗传之神妙。正如獐头鼠目再生于十世之后一样，历史的人物亦常重现于当世的舞台，恍如夺舍重来 摄人心目 此可怖的欢乐为不知历史者所不能得者也。通历史的人如太乙真人目能见鬼 无论自称为什么 他都能知道这是谁的化身 在古卷上找得他的元形，自盘庚时代以降一一具在，其一再降凡之迹若示诸掌焉。浅学者流妄生分别 或以二十世纪 或以北伐成功 或以农军起事划分时期 以为从此是另一世界 将大有改变 与以前绝对不同 仿佛是旧人霎时死绝 新人自天落下 自地涌出 或从空桑中跳出来 完全是两种生物

的样子 此正是不学之过也。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 关起门来努力读书 翻开故纸 与活人对照 死书就变成活书 可以得道 可以养生 岂不懿欤？——喔，我这些话真说得太抽象而不得要领了。但是，具体的又如何说呢？我又还缺少学问，论理还应少说闲话，多读经史才对 现在赶紧打住吧。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日

（选自《周作人早期散文选》 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入厕读书

周作人

郝懿行著《晒书堂笔录》卷四有《入厕读书》一条云：

“旧传有妇人笃奉佛经，虽入厕时亦讽诵不辍，后得善果而竟卒于厕，传以为戒。虽出释氏教人之言，未必可信，然亦足见污秽之区，非讽诵所宜也。《归田录》载钱思公言平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谢希深亦言宋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余读而笑之，入厕脱裤，手又携卷，非惟太褻，亦苦甚忙，人即笃学，何至乃尔耶。至欧公谓希深言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此语却妙，妙在亲切不浮也。”郝君的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但是我稍有异议，因为我是颇赞成厕上看书的。小时候听祖父说，北京的跟班有一句口诀云，老爷吃饭快，小的拉矢快，跟班的话里含有一种讨便宜的意思，恐怕也是事实。一个人上厕的时间本来难以一定，但总未必很短，而且这与吃饭不同，无论时间怎么短总觉得这是白费的，想办法要来利用他一下。如吾乡老百姓上茅坑时多顺便喝一筒旱烟，或者有人在河沿石磴下淘米洗衣，或有人挑担走过，又可以高声谈话，说这米几个铜钱一升或是到什么地方去。读书，这无非是喝旱烟的意思罢了。

话虽如此，有些地方原来也只好喝旱烟，于读书是不大相宜的。上文所说浙江某处一带沿河的茅坑，是其一。从前在南京曾经寄寓在一个湖南朋友的书店里，这位朋友姓刘，我从赵伯先那边认识了他，那年有乡试，

他在花牌楼附近开了一家书店 我患病住在学堂里很不舒服 他就叫我住到他那里去 替我煮药煮粥 招呼考相公卖书 暗地还要运动革命 他的精神实在是很有佩服的。我睡在柜台里面书架子的背后，吃药喝粥都在那里 可是便所却在门外 要走出店门 走过一两家门面，一块空地的墙根的垃圾堆上。到那地方去我甚以为苦 这一半固然由于生病走不动 就是在康健时也总未必愿意去的 是其二。民国八年夏我到日本日向去访友 住在一个名叫木城的山村里 那里的便所虽然同普通一样上边有屋顶 周围有板壁门窗 但是它同住房离开有十来丈远 孤立田间 晚间要提了灯笼去，下雨还得撑伞 而那里雨又似乎特别多 我住了五天总有四天是下雨，是其三。末了是北京的那种茅厕 只有一个坑两垛砖头 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去年往定州访伏园 那里的茅厕是琉球式的 人在岸上 猪在坑中，猪咕咕的叫 不习惯的人难免要害怕 哪有工夫看什么书 是其四。《语林》云 石崇厕有绛纱帐大床 茵蓐甚丽 两婢持锦香囊 这又是太阔气了 也不适宜。其实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 只要有屋顶 有墙有窗有门 晚上可以点灯 没有电灯就点白蜡烛亦可 离住房不妨有二三十步 虽然也要用雨伞 好在北方不大下雨。如有这样的厕所 那么上厕所时随意带本书去读读我想倒还是可以的吧。

谷崎润一郎著《摄阳随笔》中有一篇《阴翳礼赞》第二节说到日本建筑的厕所的好处。在京都奈良的寺院里 厕所都是旧式的 阴暗而扫除清洁 设在闻得到绿叶的气味青苔的气味的草木丛中 与住房隔离 有板廊相通。蹲在这阴暗光线之中 受着微明的纸障的反射 耽于冥想 或望着窗外院中的景色，这种感觉真是说不出地好。他又说：

“我重复地说 这里须得有某种程度的阴暗 彻底的清洁 连蚊子的呻吟声也听得清楚地寂静，都是必须的条件。我很喜欢在这样的厕所里听萧萧地下着的雨声。特别在关东的厕所，靠着地板装有细长的扫出尘土的小窗，所以那从屋檐或树叶上滴下来的雨点，洗了石灯笼的

脚，润了砧脚石上的苔，幽幽地沁到土里去的雨声，更能够近身地听到。实在这厕所是宜于虫声，宜于鸟声，亦复宜于月夜，要赏识四季随时的物情之最相适的地方，恐怕古来的俳人曾从此外得到过无数的题材吧。这样看来，那么说日本建筑之中最是造得风流的是厕所，也没有什么不可。谷崎压根儿是个诗人，所以说得那么好，或者也就有点华饰，不过这也只是在文字上，意思却是不错的。日本在近古的战国时代前后，文化的保存与创造差不多全在五山的寺院里，这使得风气一变，如由工笔的院画转为水墨的枯木竹石，建筑自然也是如此，而茶室为之代表，厕之风流化正其余波也。

佛教徒似乎对于厕所向来很是讲究。偶读大小乘戒律，觉得印度先贤十分周密地注意于人生各方面，非常佩服。即以入厕一事而论，后汉译《大比丘三千威仪》下列举“至舍后者有二十五事”，宋译《萨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六自“云何下风”“至”“云何筹草”凡十三条。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二有第十八“便利之事”一章，都有详细的规定，有的是很严肃而幽默，读了忍不住五体投地。我们又看《水浒传》鲁智深做过菜头之后还可以升为净头，可见中国寺里在古时候也还是注意此事的。但是，至少在现今这总是不然了。民国十年我在西山养过半年病，住在碧云寺的十方堂里，各处走到，不见略略象样的厕所，只如在《山中杂信》五所说：

“我的行踪近来已经推广到东边的水泉。这地方确是还好，我于每天清早没有游客的时候去徜徉一会，鉴赏那山水之美。只可惜不大干净，路上很多气味——因为陈列着许多《本草》上的所谓人中黄。我想中国真是一个奇妙的国，在那里人们不容易得着营养料，也没有方法处置他们的排泄物。”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寺院有普通厕所已经是大好了，想去找可以冥想或读书的地方如何可得。出家人那么拆烂污，难怪白衣矣。

但是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所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可不必。书也无须分好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我有一个常例，便是不拿善

本或难懂的书去，虽然看文法书也是寻常。据我的经验，看随笔一类最好，顶不行的是小说。至于朗诵，我们现在不读八大家文，自然可以无须了。

十月

（选自《苦竹杂记》，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七月版）

古书可读否的问题

周作人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可读，只要读的人是“通”的。

我以为古书绝对的不可读，倘若是强迫的令读。

读思想的书如听讼，要读者去判分事理的曲直；读文艺的书如喝酒，要读者去辨别味道的清浊；这责任都在我不在它。人如没有这样判分事理辨别味道的力量，以致曲直颠倒清浊混淆，那么这毛病在他自己，便是他的智识趣味都有欠缺，还没有“通”（广义的，并不单指文字上的作法，）不是书的不好：这样未通的人便是叫他去专看新书，——列宁、马克思、斯妥布思，爱罗先珂，……也要弄出毛病来的。我们第一要紧是把自己弄“通”，随后什么书都可以读，不但不会上它的当，还可以随处得到益处：古人云“开卷有益”，良不我欺。

或以为古书是传统的结晶，一看就要入迷，正如某君反对淫书说“一见《金瓶梅》三字就要手淫”一样，所以非深闭固拒不可。诚然，旧书或者会引起旧念，有如淫书之引起淫念，但是把这个责任推给无知的书本，未免如蔼里斯所说“把自己客观化”了，因跌倒而打石头吧？恨古书之叫人守旧，与恨淫书之败坏风化，都是一样的原始思想。禁书，无论禁的是哪一种的什么书，总是最愚劣的办法，是小孩子，疯人，野蛮人所想的办法。

然而把人教“通”的教育，此刻在中国有么？大约大家都不敢说有。

据某君公表的通信里引《群强报》的一节新闻，说某地施行新学制，其法系废去伦理心理博物英语等科目，改读四书五经。某地去此不过一

天的路程，不知怎的在北京的大报上都还不见记载，但“群强”是市民第一爱读的有信用的报，所说一定不会错的。那么，大家奉宪谕读古书的时候将到来了。然而，在这时候，我主张，大家正应该绝对地反对读古书了。

十四年四月

（选自《谈虎集》上卷 北新书局一九二八年版）

再论线装书

陈 源

世界上还没有包治百病的万应丹。平常所谓良药，用了得法固然可以起沉痾，用了不得法也许可以杀死人。世上也没有绳之万古都相宜的真理。太戈尔劝人少读书。他对于东方的文艺 虽然洞见症结 对准了毛病发药 可是说给现在的中国人听 实在如像煎了一剂催命汤。新中国诚然有许多地方用得着外国朋友的指导，可是不读书那一层是已经毋须劝驾的了，虽然不读了书也不见得就与自然相接近。

自然是要亲近的 人生是要观察的 生活是要经验的 同时书也是要读的 虽然不一定要至少读破多少卷。许多的天才是不用读什么书的 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博览群书的。许多的天才是没有经过学习时期的，可是更多的天才是化了多少年的心血才逐渐成熟的。况且天才向来是凤毛麟角般少见的 大多数以天才自负 或是被朋友以天才见许的人也许不过是野鸡毛鹿角之类吧？自从有书已经有二千多年，这二千几百年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在艺术之园里培养了多少花草，在理智之塔上加了多少砖。谁能在艺术之园里去种一枝还不曾有过的花树，或是在理智之塔上砌上一块小石 已经尽了天才的能事。你不进园细细的赏鉴 或是不费力爬到塔顶 这希望是容易落空的。

书是要读的，可是不一定要读中国书。不但这样，努力于新文学的人 我认为 虽然不能如吴老先生所说 完全不读线装书 也得少读线装书，多读蟹行文。我不是说中国没有优美的文学。我们的祖宗实在曾经

给我们无数的宝山。只恨子孙不争气，非但不能发扬光大他们的先业，却在宝山上压着层层砂碛，弄得我们的文学成了一种矫揉造作的虚伪的文学，与自然没有一点关联，与人生更没有一点关联。近代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诂闻式”的文学，因为诂闻很可以代表中国人表示情感或意见的方式。“不孝□□等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显妣”了，“孤哀子□□等泣血稽首稽颡”了，“苦块昏迷，语无伦次”了，甚至“所以不即死者，徒以有……”了，哪一句是真话？大家明明知道这是假话，可是大家还得用它，正因为大家觉得自古以来大家就这样用。在文艺里也是如此，你自己的情感，或是没有情感，是不要紧的，最重要的是古人对于这事怎样的情感。所以，最美妙的文章得“无一字无来历”！结果争事模拟，陈陈相因的牢不可破，再没有半点新鲜活泼的气象。

我们觉得一个人能说一句自己心腔中的话，胜于运用一百个巧妙的典故——不用说大多数的典故是粗笨无聊的了——一个人能写一段自己亲见的风物，胜于堆砌一千句别人的典丽妩媚的文章。文学家的天才正在他的感觉特别的灵敏，表现力特别的强，他能看到人所不能见，听到人所不能闻，感受到人所不能觉察，再活泼泼地写出来。同一风景，我们不能十分领略它的美，可是读了天才的作品，他好像给了我们一双新眼睛，我们对于那风景增加了欣赏。同一人事，我们也许漠然的看过了，经天才作家的赤裸裸的一描写，我们就油然生了同情心。所以世间伟大天才的作品，我们非但不能不读，还得浸润在里面。可是我们不是为了要模拟他们的作品，不是为了要抄袭他们的文章，只是为了要增高我们的了解力，扩充我们的同情心，使我们能够赞美自然的神秘，认识人生的正义。

也许有人要说了，这样说来，线装书不是不可读，只是读的人不得法。要是换了方法，线装书还不一样可读么？线装书本来不是不可读。就是吴老先生也不过“约三十年不读线装书”罢了。可是第一披沙寻金，应当是专门学者的工作，文艺作者没有那许多功夫，也不应当费许多功夫去

钻求。第二 适之先生说过：“人类的性情本来是趋易避难 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古文的积弊既久 同化力非常的大，一受了它的毒，小言之 种种的烂调套语 大言之 种种的陈旧思想 就不免争向那最没有抵抗的地方挤过来。你一方面想创造新东西，一方面又时时刻刻的尽力排弃旧东西，当然非常的的经济。所以要是你想在文艺的园里开一条新路 辟一片新地 最简单的方法 是暂时避开那旧有的园地 省得做许多无聊的消极的工作。将来你的新路筑成之后，尽可以回头赏鉴那旧园里的风物。

书是要读的 并且得浸润在里面 只是那得是外国书。中国人的大错误 在“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八个字。他们以为外国人胜过我们的就是在物质方面 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及别人。就是以文学来说 我们何尝胜过欧洲呢？就算中国与欧洲的文学各有它们不能比较的特点，欧洲文学也不能不作我们新文学的“因斯披里纯”。他们的文学 从希腊以来 虽然古典主义也常擅势力 特殊的精神还是在尊自由 重个性 描写自然 实现人生的里面。这当然是新的文学，活的文学当取的唯一的途径。中国的文学里虽然不是没有这样的精神 例如陶渊明 李太白 也窥探过自然的神秘 杜少陵 曹雪芹 吴敬梓 也搜索过人生的意义 可是他们在几乎不变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只是沙漠中的几个小小的绿洲罢了。

我们只要一读各国的文学史，就知道文学不是循序渐进不生不灭的东西。一个民族的文艺好像是火山 最初只见烟雾 渐渐的有了火焰 继而喷火飞石 熔质四溢 极宇宙之奇观 久而久之 火势渐杀 只见烟雾 再多少时烟消雾散 只留下已过的陈迹。有些火山过了多少年便一发 所以在两个发动期之间 静止不过是休息 有些却一发之后 不再发了。文学运动也是如此。由小而大 渐达澎湃扬厉的全盛时期 又由盛而衰 也许由衰而歇 如希腊文学一样 也许改弦更张 又达美境 这样盛衰往复 循环不已 如近代欧洲的文学。每一种运动 在崛起的时候 都有奋斗的精

神 新鲜的朝气，一到了全盛之后 暮气渐渐加增 创造的精神既然消失，大家弃了根本去雕琢枝叶 舍了精神去模仿皮毛 甚至至于铺张的正是它的弊病 崇尚的正是它的流毒。在这时候 精神强健的民族 自然就有反动 它们或是回溯往古 如韩退之的“非秦汉以前之文不敢观”或是饮别国的甘泉 去作革新运动 它们的方法虽然不同 对于已过的运动 大都不问良莠 排斥不遗余力 是一样的。复古的办法 虽然也可以一爽耳目 可是仍旧徘徊在古典文学范围之内 好像散种子在不毛之地 难望它开花结果。在别国的文学里去求“因斯披里纯”结果却往往异常的丰美 犹之移植异方的花木 只要培养得法 往往可得色香与原来大异的美本。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 方在萌芽 可是稍有贡献的人 如胡适之、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丁西林、周氏兄弟等等都是曾经研究过他国文学的人。尤其是志摩他非但在思想方面 就是在体制方面 他的诗及散文 都已经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这自然不过是开端，将来的收获如何，要看他们和其他作家努力的结果了。

可是很不幸的 提倡新文学的恰巧是胡适之先生，一个对于研究国故最有兴趣的人。国故是应当研究的，而且不比其余的科学不重要。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十三期里有一篇极好的文章，把这一层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我觉得几乎没有一句话不同意。可是让顾先生胡先生去研究他们的国故好了，正如让其余的科学家研究他们的天文 地理 化学 物理等 好了。不幸的是胡先生是在民众心目中代表新文学运动的唯一的人物。他研究国故固然很好，其余的人也都抱了线装书咿哑起来，那就糟了。新文学运动的结果弄得北京的旧书长了几倍价——几年前百元可买的同文馆版《二十四史》现在得卖三百元——这是许多人常常引了来代新文学运动夸张的，可是这是我觉得最伤心的事。

（选自《西滢闲话》 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版）

读书的艺术

林语堂

（此为十月二十六日为约翰大学讲稿。后得光华大学之邀，为时匆促，无以应之，即将此篇于十一月四日在光华重讲一次。）

诸位 兄弟今日重游旧地 以前学生生活苦乐酸甜的滋味 都一一涌上心头。不但诸位所享弦诵的快乐 我能了解 就是诸位有时所受教员的委曲磨折，注册部的挑剔为难，我也能表同情。兄弟今日仍在读书时期，所不同者 不怕教员的考试 无虑分数之高低 更无注册部来定我的及格不及格 升级不升级而已。现就个人所认为理想的方法 与诸位学友通常的读书方法比较研究一下。

余积二十年读书治学的经验 深知大半的学生对于读书一事 已经走人错路 失了读书的本意。读书本来是至乐之事 杜威说 读书是一种探险 如探新大陆 如征新土壤 佛兰西也已说过 读书是“魂灵的壮游” 随时可以发见名山巨川 古迹名胜 深林幽谷 奇花异卉 到了现在 读书已变成仅求幸免扣分数留班级一种苦役而已。而且读书本来是个人自由的事 与任何人不相干 现在你们读书 已经不是你们的私事 而处处要受一些不相干的人的干涉，如注册部及你们的父母妻室之类。有人手里拿一本书 心里想我将何以赡养父母 俯给妻子 这实在是一桩罪过。试想你们看《红楼梦》，《水浒》，《三国志》，《镜花缘》 是否你们一己的私事 何尝受人的干涉，何尝想到何以赡养父母，俯给妻子的问题？但是学问之